

童话恋曲颠覆达人**碧萝**，一段沙漠中流亡公主追求真爱的动人故事，
洗练的文字融合真挚的情，绝对让你一读再读，爱不释手！



莎曼公主 的武士

穆大陆的传说，已化作历史，悠然逝去。
武士与公主的爱情，随大漠狂沙，飞舞回荡……

碧萝◎著
主编／和风



◆ 莎曼公主的武士 ◎ 碧萝

清韵

清韵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方清韵坊爱情小说系列之二/昕岚等著.

- 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80723-058-4

I. 远… II. 昕… III. 中篇小说--中国-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3763 号

莎曼公主的武士 (远方“清韵坊”爱情小说系列之...) 碧萝 著

责任编辑:张阿荣 乔苏芝

策 划:缠绵工作室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: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29

字 数:51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7 月第一版

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 - 4000 册

定价◎67.20 元(全 4 册)

书号◎ISBN 7-80723-058-4/I·24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网址:<http://www.booksroom.cn>

序

接到编编电话的那一刻，小萝脑子里咯噔一声，心说：来了！

别误会，不是“狼来了”，而是：终于要写序了……

我对序这东西的感情很复杂，又爱又恨。爱它当然是因为——写序就意味着作品已经进入出版制作流程，看到实体书指日可待了；恨它则是因为——我真的不知道序究竟应该怎么写啊啊啊（小萝大汗ING）……

在既不能自我吹捧又找不到别人吹捧的情况下，写序成了创作新手的噩梦。如果这世上有所谓《序言写法三百例》或《作序大全》之类的东东就好了，可以拯救像我这样为写序而绞尽脑汁苦思冥想的可怜人。

要不，学奥斯卡颁奖来个宣读感谢状，叩拜天地君亲师？这个，太老土了吧……

或者，谈谈本书的出版历程，顺便让读者眼红一下，小萝居然走了狗屎运，撞了进来……算了，辛酸往

事不提了……想想还是就说说写这本书的缘由吧。

我是个喜欢看电影的人，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日本导演拍的影片《敦煌》，对里面那位回鹘公主一见钟情惊为天人，当看到她白衣萧萧自敦煌城头坠下的那个刹那，小小的小萝把眼睛睁成铃铛，然后“哇”一声哭得惊天动地水漫金山。此后的一个星期，小小萝连做梦都梦见那一片白，在风里回旋转折。生平第一次，一个小女孩懵懂地接受了震撼悲剧美的洗礼，像烙印般印在了记忆中，再也不能忘怀。

年华似水，时光流逝，震撼已经渐渐退色，遗憾却可以长长久久地存留。为什么，相爱的人不能得到幸福呢？这个代替导演来弥补的念头一天天强烈，终于促使我拿起了笔，自己动手来求一个圆满。

这就是小萝在纸上写下这个故事第一个字的肇因和缘起，而时间距离那个懵懂的孩子为电影而哭泣的日子，已经过去了二十年……

世间有许多梦想的实现，也许只不过缘于生命中某一刹那的感动，在灵魂深处酝酿多年，才最终变成一坛香醇的女儿红，我期待与亲爱的读者们分享，至于是否能够陶醉大家，并非我所能掌握，然而，这种嫁女儿般的心情，却是每个作者所共有的吧。

所以，最后还是要感谢编辑大人们，让小萝有机会与大家共醉一场，在这个炎热而多情的夏天。谢谢！



楔子

古老地球洪荒时代，穆大陆之上有五个国家，伊林梅尔、利迪斯、道林、腓陵顿和诺丹，它们彼此依靠，又彼此抗衡。

濒临海洋的古国伊林梅尔，拥有丰沛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地。世代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号称新月王朝的霍恩家族。国王凯因·德·霍恩十七世，为人宽厚仁慈，他的王后安芙娜，温柔美丽，他们治世十五年，一直天下太平。

然而，世上没有永久的和平。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，政变的阴云也悄然笼罩在伊林梅尔的上空。

七月十九日深夜，宰相格利弗理·德·拉辛率领军队攻入王宫，杀死了凯因国王。在一批忠实部属的拼死保护下，安芙娜王后带着两个孩子逃出了都城帕西法



尔。

篡位者的追杀无休无止，逃亡者惟有沿着一条荒凉而危险的古代商路逃往国外，等待他们的，将是看不到尽头的荒漠和茫不可预知的未来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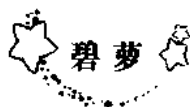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通往伊林梅尔边境的魔鬼沼泽，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险恶之地，尤其在雨水充沛的夏季，平缓如镜的沼泽上生满茂密的绿草，而在那生机盎然的植物之下却隐藏着通往地狱的无底深渊。

原本渺无人迹的沼泽，此刻正有一行人马在艰难地跋涉。

这行冒险者约有七百多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部分男人骑马，妇女和儿童则全部挤在十几辆简陋的马车上，剩下的全都步行。由于连日的阴雨，沼泽变得更加泥泞，探路工作的困难度大幅增加，连带队伍的行进速度也无可避免地慢了下来。

自从半个多月前的政变发生，安芙娜王后就带着一双儿女和数十家忠于国王的贵族，在王宫近卫队的



护送下逃离都城帕西法尔。一路上经历追杀、脱队、疾病的重重折磨，人数由两千人骤减至七百四十余人。

进入魔鬼沼泽之后，追兵停止追击，而亡命者却不能在自然面前止步，只要能穿越魔鬼沼泽，他们就到达道林境内。虽然情况未必好转，但至少暂时获得安全了。

队伍缓慢地、沉默地前进着，突然，从队伍最前方传来一声悠长而尖锐的惨叫和急切求救声，然后骤然而止，仿佛是被什么东西硬生生截断一样。停滞的队伍又动起来。

一骑黑马艰难地折返至队伍中段的马车前，中间一辆较为宽大的马车挑起半幅窗帘，探出一张高贵苍白的脸。“西蒙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骑士向车中的贵妇恭敬行礼，“陛下不用担心，是前头探路的人陷进沼泽，臣下已经另外派人担任这项任务了。再一天，我们应该就可以穿过魔鬼沼泽到达道林的查拉斯特。”

身为王室近卫队长的西蒙·德·莫尔，负责在逃亡中指挥战斗、警戒与探路，为了使大队人马能够安全地通过这片沼泽，已经有四名忠诚的士兵牺牲在深不见底的绿色深渊下。

“辛苦你了，西蒙。”安芙娜王后疲惫地叹口气，神情是掩饰不住的焦虑与无助。“希望这可怕的旅程早日



结束，否则莎曼……”

“公主殿下的病情很严重吗？”西蒙·德·莫尔关切地问。从逃离帕西法尔以后，八岁的莎曼公主就发起高烧，在叛军毫不放松的连番追杀下，根本没办法在某地停留医治。

“莎曼一直高烧不退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，这几天都吃不下食物。再拖下去，只怕、只怕我就要失去她了……”

安芙娜王后的忧心已然到了快发狂的边缘，可依靠敬仰的夫君已经惨死，如果再失去珍贵的幼女，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。

“陛下请宽心，公主殿下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”

面对王后的忧虑，即使忠诚如他，也无法说出什么有效的安慰话。虽然如此，黑发骑士心里却始终怀着失职的自责与内疚。

“求瓦普迪大神保佑莎曼吧……”

安芙娜王后将双手扭绞得发青，痛苦地喃喃自语，此时此刻，人力已无能为力，只有向虔信的神灵祈求怜悯，但愿伊林梅尔的守护神能够挽回这脆弱无辜的小生命。

西蒙·德·莫尔无言地向王后行礼告退，返回最前方。现在他能做的，就是尽快带领大家走出魔鬼沼泽，早一刻到达，或许莎曼公主就多一分活命的希望。



★

★

★

第二天的日落时分，流亡者们终于摆脱那片绿色恶魔的纠缠。在付出九条人命的代价后，七百三十四名幸存者来到邻国道林的查拉斯特。

查拉斯特是个边境的小镇，人口只有一千多，驻军三百名，隶属于地方警备队。队长马尔斯已经接到都城提耶的秘密命令，不得干涉这些伊林梅尔前王族的事，所以当他们到达时，既未受到任何盘查与阻挠，也未受到符合身份地位的迎接与礼遇，基本上是种冷漠的无视态度。

大部分人在镇外的荒地扎营，三位王室成员以及十余名大贵族则住进镇上惟一一家客栈。之后客栈老板被吩咐去请镇上最好的医生，很快他带来一名四十上下，身材瘦高，眼睛凹陷，像鬼多过像人的男子。

此人自称专医各种疑难杂症，开出的诊金高得离谱。尽管对这种荒僻之地医生的医术抱有极大怀疑，但莎曼的病情已经到了让随行御医乔菲尔德束手无策的地步，如今也只有让他试一试。

“殿下的病十分古怪……呃，应该说是极为罕见，姑且称之为寒热症吧。”这位“神医”仔细查看了病人之后，皱着眉头思考很久，终于说出一句含糊不清的结



论。

“高烧不退，导致神智昏迷无法进食，嗯嗯，这样下去很危险……”

只要不是瞎子，任谁都能看出莎曼病得很严重，他说了等于没说。

“医生，现在需要的是治疗方法！”维德公爵卡特·德·贝斯塔不耐烦地打断他的滔滔不绝。

“治疗方法不是没有，不过……”“神医”眨眨浑浊而凹陷的小眼睛，目光闪烁。“恐怕很难做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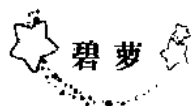
“只要能救我的女儿，任何代价都没关系！”

安芙娜王后双手握住女儿滚烫的小手，脸上表情急切而狂乱。尼奥王子站在母亲身边，严肃地看着“神医”，虽然只有十三岁，他却早已具备了一名君主所需要的冷静与镇定。

“高烧不退是因为身体里的无名热毒发散不出来，现在只有找一个与殿下差不多大的孩子，让她与公主肌肤相贴，将公主体内的热毒都吸走，到明天早上如果退烧，公主就没事了。”

“神医”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要提醒一句，公主殿下退烧后，那个孩子却可能会死。所以说，这个办法恐怕很难做到。”

听到这种疗法，屋里的所有人都呆住了，大家互相看着，谁也说不出话来。



流亡者的队伍里有孩子，不过都是贵族的少爷小姐，即使忠心耿耿，也做不到用自己的儿女代替公主去死，那么，找一个镇上的穷人小孩？即使是穷苦人家，怕也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去赚这种卖命的钱吧……

安美娜王后的眼睛看向维德公爵——他的女儿比莎曼大两岁。

维德公爵的眼垂下来，躲开了她的视线。

戈登侯爵的头低得几乎要把脖子折断——他有一个十岁的儿子。

布罗男爵、法兰克子爵、贝里尼爵士……凡是有子女的贵族，没有人敢看王后的眼睛。

一个母亲的绝望眼睛。

“母后，让我来救莎曼。”尼奥王子把手放在母亲的肩头，很轻也很坚决地这么说。

但是安美娜王后大声叫起来：“不！不行！”她放开女儿的手，抓住儿子的胳膊。“你是霍恩家最后的希望！你绝对不能冒这种险！”

是的，他不但是莎曼的哥哥，也是新月王朝惟一的继承人，是伊林梅尔复国的火种，无论如何，安美娜王后都不会忘记这一点。

“医生，”一直静静站在角落不出声的近卫队长西蒙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而有力。

“你能肯定这种疗法有效吗？”



“当然！”

“神医”仿佛是受到天大的侮辱，翻了翻白眼，瘦削的脸上满是自傲。

“这个方法可是我的家传秘方，从我祖父的祖父开始……”

他的话哽住了，因为一柄雪亮锋利的长剑正搁在他的脖子上，离喉结不到半寸，冰凉的寒气激得他起了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

剑的主人微笑着问：“那么，你可以对着这把剑发誓吗？如果按你的方法，我的小主人治不好，它将会饮尽你的血。”

“神医”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，眼光直勾勾地盯着这位和蔼微笑着的黑发武士，点了点头。

收起了剑，西蒙向王后行个礼，“陛下，臣下会找到合适的人来救公主殿下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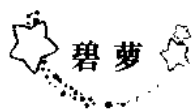
“神医”的脸色已经白到不像人类，嘴唇颤了颤，又紧紧闭上。

★

★

★

西蒙独自骑马来到镇外的营地，只见一片破烂的帐篷中间燃着篝火，妇女们正在忙碌地准备食物，男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火堆周围，小声交谈着，疲倦而饥饿



地等待着晚餐。

西蒙勒住马，立在暮色中默默地注视着人群，一贯严肃的眼中奇异地浮现一丝犹豫，但是当他看到那抹从火堆旁向他跑来的身影时，眼中的犹豫变成了坚定。他跳下马，等着那抹身影跑到他面前。

“西蒙大人！”少年气喘吁吁地站在西蒙面前，以贵族的礼节向他行礼。

他约莫十一二岁年纪，有一头和西蒙一样的黑发，眼珠则是黑中带着深棕，像上等的烟水晶。健康的褐色皮肤紧绷，勾勒出少年纤瘦面结实的体形。俊秀的脸孔写满不加掩饰的惊喜，“您是来找我的吗？”

“罗亚，”西蒙的语气很温和，带着一种长辈对孩子的温情。“这几天还好吧？”

“和其他人一样好。”少年有些腼腆地咧嘴一笑，骄傲地挺了挺胸膛。

“您不用担心，我能照顾自己。”

西蒙伸出宽厚的手掌揉了揉他的头发，“你一向是个好孩子。罗亚，事实上，我有件事想要你帮忙。”

“请您尽管吩咐，西蒙大人！”罗亚的眼睛顿时亮了，能为自己崇拜尊敬的养父做事是他最大的快乐。

“你知道莎曼公主病了，病得很严重，现在只有你能够救她。”

“我？”



罗亚惊讶地睁大双眼，“可我不懂医术啊。”

“不需要懂，孩子，那与医术无关。”西蒙微微苦笑，“不过或许会很危险……你愿意吗？”这一次罗亚毫不犹豫地点头。

西蒙悄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，伸臂将少年举上马背，自己也翻身骑上去。

“那么，跟我来吧，孩子。”

★

★

★

即使威势权柄已不复当初，但是面对从前高高在上不可仰望的贵人们，罗亚仍有些忐忑不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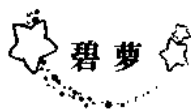
他想不出这些宛如云端众神般的尊贵之人，为什么会要他这个身份低微的小厮效劳，也想不出丝毫不懂医术的自己是要怎么救一个垂死的病人。而且一进门，这些贵族就死命地盯着他看，罗亚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，供人观赏的野兽般浑身不自在。

“你说的合适人选就是这个小家伙吗，莫尔勋爵？”

一道刺耳的声音在右前方响起，是戈登侯爵。

“是的，罗亚是我的养子，今年十一岁。他愿意为公主殿下治疗。”西蒙既无得意也听不出犹豫，很平静地说。

“原来是养子——我还在感慨莫尔勋爵竟然如此忠



诚，愿意将自己的孩子献出来呢……”有些发酸的讥讽出自布罗男爵之口，他也是王室近卫队的成员之一，不过凯因国王和安芙娜王后对他远不如对西蒙倚重。

西蒙眼中瞬间闪过一道近乎苛烈的怒火，“假如布罗男爵同意，我很愿意让您来表现对殿下忠诚。”

布罗男爵的脸色先是苍白然后通红，他也有个五岁的儿子。他紧闭嘴唇，眼神愠怒而羞窘。

“据我所知，莫尔勋爵您的养子是个吉德贱民吧？”查理斯子爵不怀好意地阴笑，他一向与布罗男爵一个鼻孔出气，嫉妒莫尔的得宠。

罗亚原本垂着头静静地听他们说话，此时猛地挺直了背脊，昂起头，那双澄明的深棕色眼睛一下子变得深沉而冰冷。

吉德贱民……难道即使是在异国的流亡之途，他依然不是个可以获得承认的平等之人吗？

在霍恩家族统治伊林梅尔漫长的四百年历史中，同任何国家、任何世代一样，也曾无数次地因为王位之争而发生过篡夺、叛乱、父子反目、手足阋墙等种种阴谋与争斗。胜利者当然高踞宝座掌生杀大权，失败者则往往赔上全族的性命，甚至还连累许多无辜的人牺牲。

其中一次兄弟之间的王位争夺最为惨烈，当弟弟最终坐上至尊之位后，他对昔日的政敌采取堪称残酷